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八至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椿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八

徵應四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蟥　馬植

高駢　孔温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籛　齊州民　朱慶源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羇寓洛中常乗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

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于是命度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郾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為侍中中

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為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為華州刺史戎服橐鞬迎于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出劇談錄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常半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

渠公乘醉於渠上脱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皋為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為皋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為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

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時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出録異記

李逢吉

唐丞相涼公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負壁而坐忽見婦人介甲持矛由寺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與僧善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為

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竟善終于家出補錄紀傳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丞相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邑人以此為驗僧孺潛揣縣僚無出于已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

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出劇談錄）

王智興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因屏穢于道必掃其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辭焉道士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為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道士曰必窆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再往理穴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

之遂葬焉智興又嘗自郡齋事赴上都宿鄭城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云近因斧傷已卒矣出唐年補錄紀傳

牛師

唐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奇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

絶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任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臯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為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話録

杜中立

唐杜中立字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産他無所采取其與游徒利于酒炙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歴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為將矣

一坐大笑中立後尚眞源公主竟為滄州節度使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钁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患而中立卒焉豈殺之可以應其禍出玉泉子

李蠙

唐司空李蠙始名虬赴舉之秋偶自題名于屋壁經宵忽覩名上為人添一畫乃成虱字矣蠙曰虱者蠙也遂改名蠙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聞

馬植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矣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出本事詩

高駢

唐燕公高駢微時為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鵰謂衆曰我若貴矢當疊雙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貫二鵰衆大驚異因號為落鵰公（出感定録）

孔温裕

唐河南尹孔温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柳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于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

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出因話錄

孫偓

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朞年之後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祕藏不及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塡咽不久偓處巖廊備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朕亦甚異也近有孫煒乃偓之嗣備言其

事出玉堂閒話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告於别駕張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茅也合生陂澤間而生於室非其常矣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其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

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儔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盧彦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為事嘗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出北夢瑣言

侯弘實

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

三四常寐於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矦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矦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蜺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有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

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陜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誅滅弘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然于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于嚴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謬矣出鑑戒録

戴思遠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常與

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劒而寢夜分其劒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劒呪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劒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出玉堂閒話

張錢

容牧張錢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鷃銜一青銅錢

墮于張懐袖間張異之常繫錢于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不衰即蜚烏墮錢將富之祥也出玉堂閒話

齊州民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為業自云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舂以自給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歎久之方寐淩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碓杵為神鬼

所傷乃寶而藏之遂棄舂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即被以文繡置于匱匣中四時致祭焉自後夫婦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漸衰今則兒孫貧乏矣出玉堂閒話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選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以迴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

南豐令後三歲入為大理評事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九

徵應五

陳後主　渭南人　貓鬼

長星　大鳥　蝦蟆

幽州人　黙啜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池陽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人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背明鳥

黃龍元年吳始都武昌時越巂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狀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其聲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摇頭時人以為吉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為背亡鳥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琬

晉武帝太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大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出郭頒世語

張聘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尋牛人立而行復曰天下將

亂非止一家其年張昌作亂先略江夏衆推為帥於是五州殘亂聘方族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林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故健今餓不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死狗語不已聞者怖走時天下荒亂帝没於胡出廣古今五行記

東瀛公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齒皆缺騰以為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食未幾晉大亂出異苑

長廣人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為刺史度之為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元凶所害出廣古今

五行記

黄丘村

宋江陵黄丘村有羊生羔兩頭一頸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出渚宮舊事

韓僧真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為元乂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兹大亂出廣古今五行

記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鬢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出洛陽伽藍記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辛亥武湖湖中魚皆驤首見於水上若顧望焉帝入宮方没此下人將舉兵睥睨乘輿之象

尋有侯景之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惠炤師

齊末惠炤師者不知從何許而來騎一竹枝為馬振策馳驛盤躃迴轉或時厲聲云某處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馳走不遑寧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見黑雲飛烏羣豖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稱云伏嘍囉語國人見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識不知名字者呼為竹馬顛僧齊末動之前惠

炤走杖馬來到殿西騎省容告諸貴唐邑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曉夕孜孜守闕不去數日吳明徹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將救始集兵馬惠炤已去城四十里於白壁南待軍指麾號令大將至謂齊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凝水後吳人縱水淹漬齊軍多有傷没在京百官朝集惠炤亦騎杖執殳立於武成之後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忽聽浪語炤狂言如舊不可止約後於天平寺宿與一大德僧共容語天地開闢上古無

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義老經佛法優劣多少凡所
顧涉幽隱之事無所不論迨至天曉將去謂曰慎莫漏
我此語若泄打殺汝去後此僧語一二老宿名德者云
伏喻乃是大聖人非尋常不可輕忽聞其所說諸佛得
道者咸經親事序述猶如指掌見語勿道恐諸不知懐
驕慢心將來獲罪所以相告午後惠炤窗將拳石手巾
裹來語此僧云戒你莫説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
寺家執以奉聞恕而不問齊將破之時北宮東北角割

十步為弘善寺惠炤曾到寺宿其夜騫牆往太后宫院盜入宫人房裏被捉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為獨自約我又以狀奏詔復捨之時宫掖貴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參謁車馬衣服侍從綺麗惠炤尋逐車後眼語挑弄云罷道之日與我作婦官者驅逐且語且前貴人等以炤狂悖為後主所容但笑而不責每逢見僧衆則惡罵嗔打手執瓦不避頭面云無用之時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於後失經五六日忽復自來則廁上而

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軍馬遍滿晝夜供承不可
周悉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晉陽熠到太后寺浮圖
前合掌落淚云法輪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東夏不收
圖籍府庫典誥州縣户口洛京故實並為軍人毁棄至
是周滅齊方創始營造熠所說造籍悉符驗焉而熠竟
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光直

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舐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鬬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暝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虵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於竇前黑虵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鬬者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方起兵亂之異出廣古今五行記

蘇氏

周靖帝大象中陽武蘇氏家臨河閒園中有犬聲往視之見三獸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黑者鬬久之黑者死黃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歲周遂滅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黃出廣古今五行記

突厥首領

隋開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領數十騎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臨崖告人云你等無事觸他南方聖人之國不久當滅俄而國內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後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産魚鱉甚衆恒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於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争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牛頭山為天闕今牛頭已獲葢示國將滅而闕毀也後年隋平陳出廣古今五行記

渭南人

隋時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歳

將盡阿耶明殺我供歲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婦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見豕不得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將殺樂平公主救之得全後數歲而帝崩天下大亂秀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猫鬼

隋大業之季猫鬼事起家養老猫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出朝野僉載

長星

唐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吐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彊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没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出朝野僉載

大鳥

唐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雀飛若風聲千萬為隊時人謂之鷃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則無

差
出朝野僉載

蝦蟆

唐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為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出瀟湘錄

幽州人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出朝野僉載

黙啜

唐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黙啜賊到并州至十

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卻種又云蟬鳴蛁蟟喚黍種餻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鵲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

唐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出朝野僉載

孫儉

唐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内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内鵶烏鴟鳶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没烏鳶食其肉焉出朝野僉載

太白晝見

唐延和初七月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

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九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

徵應六

唐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落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吐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麪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襄楷云國中竹栢枯者

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載

火災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熛熛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爲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大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罰出朝野僉載

水災

唐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唯行綱夜摴蒱不睡接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虵十圍巳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虵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僧一行

唐開元十五年一行禪師臨寂滅遺表云他時慎勿以宗子為相蕃臣為將後李林甫擅權於內安祿山弄兵於外東都為賊所陷天寶中樂人及閭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紇為破後祿山兵馬竟被回紇擊破國風興廢潛見於樂音時兩京小兒多小錢攤地於穴中更爭勝負名曰投胡後士庶果投身於胡庭兩京童謠曰不怕上蘭單唯愁答辯難無錢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尅復諸

舊僚朝士繫於三司獄鞫問罪狀家産罄盡骨肉分散

申雪無路即其兆也出廣神異錄

汪鳳

唐蘇州吳縣甿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

年鳳之妻子洎僕使輩死喪畧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

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

懼則損其價而摽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

張勵者家富於財羣從彊大爲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

里每旦詣曹路經其門則遥見二青氣粗如箭簳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晨望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鐫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窠文若繆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即加鉗錘極力開折石櫃既啓有銅釜可容一

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固護仍以紫印九寀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折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繒三重冪之勵繞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趍踰而莫知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因猴神於此具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即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周

年劚家滅矣出集異記

僧普滿

唐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為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

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出廣德神異記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邇於邊陲土寒不産芭蕉戍師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于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裹花謝來裹而又節氣變而不寒冬節和煦夏節

暑毒甚於南中芭蕉於是花開秦人不識遠近士女來看者塡咽衢路尋則蜀人犯我封疆自爾年年一來不失芭蕉開謝之候乙亥歲岐隴援師不至自隴之西竟爲蜀人所有暑濕之候一如巴卭者蓋劒外節氣先布於秦城童謠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閒話）

曆陵僧

曆陵之側有貧僧居之草衣芒屨不接人事嘗燔木取灰貯之亦有施其資鏹者得即藏於灰中無所使用出

入必輓一拖車謂人曰此是駟馬車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龍輿鳳輦萃於此地居人罔測其由及漢高祖皇帝因山於此陵寢陶器所用須灰僧貯灰甚多至于畢功資用不闕又於灰積中頗獲資鏹輦輅之應不差毫釐因山既畢僧亦化滅㢠陵行禮官僚靡不知者出玉堂閒話

興聖觀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擐甲矣殊不知此爲觀基甲申歲爲蜀少

主生日僚屬將卒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聖觀左徒蕆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艧未飾興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見聞

駱駞杖

蜀地無駱駞人不識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竟執駱駞杖以為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以樺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

至駱駞塞匈棧而來般輦珍寶塡滿城邑至是方驗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

沈慶之

孔子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没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為赤烏化而為書云出說題辭

蕭士義

後漢黄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數日前家中常所養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

破敗當奈此何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畢收捕便至出續異記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潜爲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出世說新書

謝安

東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

失所在是月安薨出異苑

庾亮

晉庾亮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還都葬之出世說新書

王仲文

王仲文爲河南主簿居緱氏縣夜歸道經大澤中顧車

後有一白狗甚可愛便欲呼取忽變爲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車仲文大怖走至舍提火來視便失所在月餘日仲文將奴共在路忽復見與奴並頓伏俱死出幽明錄

諸葛侃

諸葛侃晉孝武太元中於内寢婦高平張氏窻外聞有如雛雞聲甚畏驚而視之見有龜蛇之象似今畫玄武之形侃登九棘而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波

劉波字道則晉孝武太元元年中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為前將軍敗見殺出異苑

鄭微

晉時信安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

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徵年八十三疾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啓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超

宋初義興周超爲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遥見屋裏有光人頭在地血流甚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出劉義慶幽明錄

謝南康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曰汝看我

背後人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為狗云欲乞食耳於是婢與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巳復來良久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出續搜神記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為護軍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見北窻外樹有物面廣三尺眼横竪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

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投地怒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出異苑

劉興道

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

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出續異記）

郭仲産

宋郭仲産爲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栭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疎蓊翠鬱然如林仲産以爲吉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出渚宮故事）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上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爲聖朝所須乃稽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詣建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顔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媿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足曰此絹足度覺而歎曰兩足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爲原和所誅出談藪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

唐望之

劉德願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内屋閉户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團面内人驚告把火搜覔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出異苑

李鎮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日忽摧毁鎮告人曰

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别後月餘遂卒出幽明錄

柳元景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於中庭洗車卸轅𩥇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出神鬼傳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爲南郡太守其妻煮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閤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

郡王義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出渚宫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聲如雷婢驚白景直及家人走視釜聲更壯釜上花數十漸長如蓮花而大赤色俄頃萎絶旬日景直病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晏

齊王晏字休默位勢隆極而驕盈怨望伏誅焉其將及

禍也見屋桷悉是大虵就視之則滅焉晏惡之乃令以紙裹桷猶紙內動搖簌簌有聲出廣古今五行記

留寵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受命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麨亦變爲蟲其大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龍所殺出法苑珠林

爾朱世隆

後魏僕射爾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擕世隆頭去奚氏遽往視之隆寢如故及隆覺謂妻曰向夢見有人斷我頭將去數日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敏

梁侯景亂支江人劉敏於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數十圍敏求以施入寺陸法和曰此木正可與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語後十餘日敏婦亡即解用此木爲棺法和曰猶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僅足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廣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拜侍御史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怳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即不

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舁車還家照看乃眞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閒遍滿一院竒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淩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遶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畧盡

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蚰蜒腐草之餘耳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雕虎

北齊末監吏待詔張雕虎未死一日前騎馬在路有人望不見其頭俄而見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强練

後周武帝時有强練者岐山人佯狂號曰强練家宰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强練執一瓠到其門前撲破之云瓠破憐你子苦護被殺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時皐

公侯龍思兄弟被冢宰寵遇𤏲灼當時強練度其門思妻嫗等遣婢呼入為設飲食祭其言語練謂思等云與我作婢衆嫗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冢宰誅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密

隋李密既會衆屯洛口設壇大張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鳴於壇側翌日臨行事大風四起飛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後果敗出感定錄

張鷟

唐永徽年中張鷟築馬槽厰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人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沒後有明陰陽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出朝野僉載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選科五品進止未出

聞有一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云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人故聞相托能設一頓鱠否司戶欣然即處置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此僧云既蒜盡去也即起司戶留之云蒜盡遣買即得僧云蒜盡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戶無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盡所以異僧告之闕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

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處鑒　麴先冲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慎矜

王儦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洒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徐慶

唐高宗時徐慶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

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

慶慶問夜來有所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爲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内史令裴炎通謀應節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往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仁軌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也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除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毒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刃斫中其臂墮地與比見者無異又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徐敬業

唐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出朝野僉載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縣界而卒羣官迎祭廻所上食爲祭盤出朝野僉載

黑齒常之

唐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

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出朝野僉載

顧琮

唐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壻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跆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項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

日而斃出朝野僉載

路敬淳

唐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將壞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鮎魚尺餘尚活至數年敬淳坐罪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易之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

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出朝野僉載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老年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别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别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黄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為之流涕竟卒於官出唐新語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

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出唐新語

崔玄暐

唐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暈爲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暐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出朝野僉載

宋善威

唐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晝坐忽然取靴

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韆别庚申年後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載

李處鑒

唐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内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即卒司馬宋慶賓崇嘉相繼而卒出朝野僉載

麴先沖

唐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麴先沖為郎中判邵舊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沖又卒出朝野僉載

吕崇粹

唐開元中諫議大夫吕崇粹東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詞彩宅在京永崇坊於家忽見數箇小兒脚脛自膝下白

踝巳上流血淋漉如新截來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源乾曜

唐源乾曜爲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罷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

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出唐新語

楊愼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遺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覩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

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媄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搆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出明皇雜錄

王僎

唐太子僕通事舍人王儦肅宗克復後降官爲人所告繫御史臺儦未繫之前年九月儦與嬖妾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盌光明照曜墜於井中在井久猶光明使人求之無所得儦懼出宅竟徙播州儦殊不意行至鳳州疽背裂死出紀聞

崔曙

唐崔曙舉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試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

人始悟其自譏也出本事詩

元載

唐元載爲相時正晝有書生詣焉旣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事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鷰銜泥欲作窠空屋無人却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旣出門而沒後歲餘載被法家破矣出通幽錄

彭偃

唐大歴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爲珠可取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後誅死出宣室志

劉沔

唐貞元中淮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捉生沔

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即無憂也洎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後不復見燭乃輿疾歸京卒出酉陽雜俎

韓滉

唐丞相韓滉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揚子江中有黿鼉滿江浮下而悉無頭當此時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閒談

嚴震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閒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初爲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文水縣解牒

稱武士馥文水縣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處皆鐫去之其碑大高於華嶽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閒談

李師道

唐李師道既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不勝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盡墜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韋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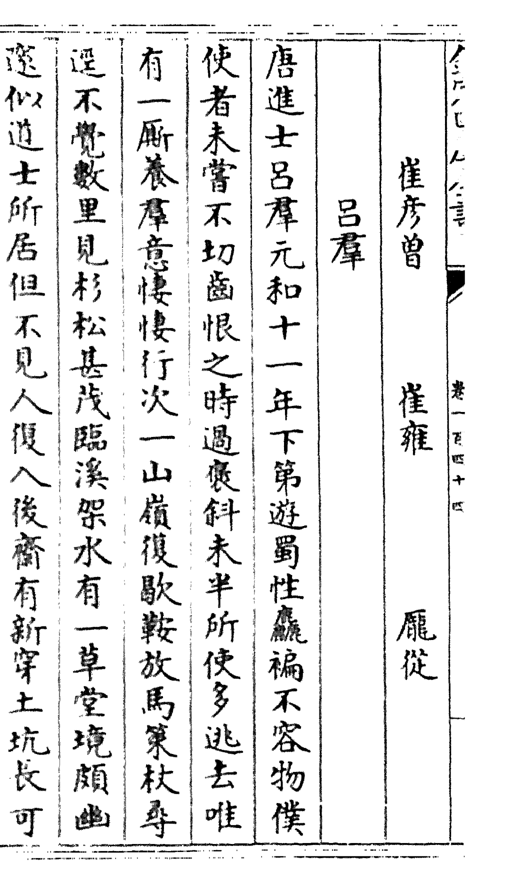
唐韋温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渡滻水中流見二吏齎牒相召一吏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



崔彥曾　崔雍　龎從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麤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

大書云雨口加一口即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即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雨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劒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

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爲羣致酒宴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污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别蒂蓮願爲蝴

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詭吟諷久之數行涙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犀犀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足得自寬也縣令即為置酒極歡至三更犀大醉舁歸館中兇奴等巳於犀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犀之大深數尺犀至則舁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犀所攜劒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畧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卻

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響焉出河東記

朱克融

唐寶曆二年春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請以意推之鹿膽得珠克融以為己瑞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

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辭輕發是年五月果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出祥驗集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太和九年掌邦賦又主簿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一月果有鄭注之禍出宣室志

溫造

新昌里尚書温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于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太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宗閔

唐丞相李宗閔太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

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擲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出宣室志）

柳公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歎曰夫大將軍出師其門旗及麾槍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軍出征

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曽敬云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曽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為常後捨家為僧住於太原凝定寺太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李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出宣室志

王涯

宋永寧王相涯家有三怪淅米作人蘇閤本是王家炊人至

荆州方知因問王家答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叵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内齋有禅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絶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出酉陽雜俎

王潛

唐太和王潛爲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

斃殭卧塞途是歲而溺卒此近馬禍也出因話録

韓約

韓約唐太和中為安南都護時土産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着舊相傳其膏不可齎往犯者則為禍耳約不之信及受代還闢貯之以歸時為執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出補録紀傳

王氏

唐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栽開成

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陽雜俎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月哲卒出酉陽雜俎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别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其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自郡守入爲舍人未爲流落至京果卒

出感定録

盧獻卿

范陽盧獻卿唐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連年不中

第瀟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繞屋樹寂寞獨歸人獻卿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夢者（出本事詩）

盧駢

唐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蓄甚憂其呼嗟往復於軒檻間僧問不對逮夜將暨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楣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劒何處更衝天題畢草

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輒話其異出唐闕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僕射敖之子杜邠公悰鎮岐下自省中請爲判官具所常居室壁有筆灑墨跡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盡掐去之其色如喪沮侍兒或問其故望卿黙不應無何病甚謂侍兒曰記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跡否吾其時惡之不能語汝每㸃乃一鬼字數日而卒出玉泉子

崔彥曾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漲之平時環岸皆臺樹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之別業也唐咸通中龐勛作亂彥曾為賊執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凶問至昔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出三

水小牘

崔雍

崔雍起居譽望清美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常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為畫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歲授祿二千石于和州值龐勛搆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歷郡右史儒生非枚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持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為請由是境亡剽戮之患雖矯為欵諭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

因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字雖眞跡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知耶復偶然耶出唐闕史

龐從

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已者兗帥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帥龐從舊名師古會軍五萬于青口東晉命謝安伐青州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其流以利運漕故謂之青州派其實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

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絶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從師莫之能禦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從闓瑾親至一軍喪魄及戰無敢萌鬬志或溺或浮唯一二獲免先是瑾軍未至前部伍虚驚尤多怪異刁斗架自行於軍帳之前家屬在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災即見時命僧於鵰堂建道場蓋多狐妖故畫鵰於中從未亡之前家人望見鶯子樓上有婦人衣紅白畫凭欄而立見

人窺之漸移身退後而沒時登樓之門皆扃鐍之不數日凶問至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

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陜帥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頵　桑維翰

鍾傳　蛸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李鈞

唐李鈞之莅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寡抗疏聞奏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馬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于郡西郭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雖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眙而顧没于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杖榦皆

搰拉矢鈎至上黨統衆出雁門兵既不戢暴殘居民遂爲猛虎軍所殺矣出三水小牘

高駢

唐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剪幡幢畫像皆嚙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溝瀆間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

迸光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輦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霽而遠坊静巷爲之一空是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葢諷其虀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葢亡滅之讖也及爲秦彦幽辱計口給食

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出妖亂志

鉅鹿守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畧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牘

陝帥

唐乾寧末分陝有虵鼠鬬於南門之內觀者如堵虵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陝帥遇禍則知内虵死而鄭厲入羣

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爲戒懼出三水小牘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爲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黄指揮公事乃楊復恭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劒

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玄爲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爲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鎭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出北夢瑣言

成汭

荊州成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頗有靈驗艤舟而謁之且以勝負爲禱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楊師厚曰公業已行安可疑阻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覆軍之敗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夢瑣言

劉知俊

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

十餘斤狀若油囊名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煞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經百千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尋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出鑒戒錄

田頵

宣州節度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烏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唯甲兵存焉頵資以起事明年遂敗出稽神録

桑維翰

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齋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巳整衣

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出玉堂閒話

鍾傳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晝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甚惡之求典外戍以空其地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於此出稽神錄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襆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襴衫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錄

湖南馬氏

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恢詭譎怪蛟螭出没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簡者有如捧盤盂者或緋或綠倏閃睢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為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

年武穆王薨於位 出北夢瑣言

王愼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愼辭有别墅在廣陵城西愼辭常與親友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愼辭獨騎徘徊於此逼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愼辭卒竟葬其地 出稽神錄

安守範

偽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句詩守範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乗前懐遠軍廵官周述云樹老中庭寂窓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時松柏下聯續百千燈因紀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却後五年首領俱碎泊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逐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逺千里即欲到來衆

以為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亦卒相次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貿子之說一無謬焉出野人閒話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五